

通志經解



尚書詳解卷第九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大甲復亳成王卜洛而伊尹周公告歸所以處大
臣之變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尚有頑民未定故公
未得遽去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使來告卜作洛誥

此序與召誥相顧成文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還子明辟政君

先此周公攝政王之為君未明也今公歸政而王
即政則為明辟矣

土日向如若弗敢及天基命文王命之始定命武王命之成予乃繼



保大相視東土洛在其基始作民明辟

向也王如恐不能及文武之基命定命也予乃繼保之以營洛。洛邑既成則中天下定四海王其始為民明辟矣

予惟乙卯攝政七年三月十二朝至于洛師衆所我卜河朔北黎水卜不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渡河而南今河南惟洛食先用墨畫龜而後灼之兆循墨

而行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下都遷殷民之所食使俾來以圖地

及獻卜兆

召公前卜定鼎之所矣未卜遷殷之地故周公至洛并兩地皆在卜之。黎在河北去紂都近商民所欲周公不欲重拂民而天意不在也乃渡河

而卜焉洛在澗西跨瀍東故瀍東澗西皆歸之洛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美來相宅其作

周築匹配休天命公既定宅注絕俾來視示予卜休恒

常吉我二人公王共貞正固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拜手稽首誨言求公

公復辟告歸而王留之

周公曰王肇始稱舉殷盛禮祀大于新邑咸皆秩序

無文祀典未予齊整百工官俾使從王于往周予惟曰

庶庶幾有事王有大事為今王即命當即日記錄功勳宗最大

以功作元大祀祭之記功宗功之惟命申曰汝臣受命褒賞篤

當厚注絕句弼室王又當視功載功臣乃汝主其悉盡自任教不視

教以百官

定都之初肇舉盛禮享羣祀修曠典有祀焉有所
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
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終奠中土祈洪休也人
主齊被一心對越天地以此精明放於四海助祭
諸侯下逮胞翟皆有孚顙若收其放而合其
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公也齊百工以從王於
洛庶幾贊新政以有事焉耳王當即出命以宗功
作元祀記人之功小大有序公褒賞激勸之權以
勵百工而申命以啓其篤弼之忠凡載功之書大
加閱視以示羣工之教此皆王所當自服者也可

復如前日之倚重於公乎茲汝受命篤我周邦受
天厚矣弼丕當輔大天命夏云即命元祀公欲禮
樂自王出也王乃命公曰汝受文武之命當厚輔
我

孺子

公以家
人呼王

其

念

朋

明比
之禍

孺子

其

朋

其

戒

往

自今
以往

無

若

如

火

始

然

燄燄

微

厥

收

及所

灼

然

敘

有次

弗

不

其

絕

厥

若

順

彝

常

及撫

安

事

國

如

似

予

公周

惟

以

在

周

工

往

新

邑

評

使

嚮

即

就

有

僚

官

明

昭

作

有

功

事

惇

厚

大

廣

成

裕

寬裕
之德

汝

永

有

辭

前告王以自教工矣此申告以教工之道最作有
朋比朋比之禍始微終著惟擇其若彝撫事如予

者用之於明作之中有惇大之裕則永有令聞矣
漢文近惇大而無明作漢宣近明作而無惇大於
此見周之治體非後世可及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雖小惟終王業所賴以善終汝其敬識百辟諸侯

享心亦識其有不享心不誠享多儀威儀之敬儀不及物心不敬則升降俯仰之間

必有不與物相及者惟是曰謂不享惟不役用志誠于享凡民國化

惟曰不享無尊上之心惟事政國其爽差侮僭

此告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儀誠敬之寓也惟敬
能識之

乃惟孺子頒行朕公不暇前所未暇為者聽朕教汝于棗助民

彝常性汝乃是不覆勉乃時是惟不永哉篤厚敘次乃

汝汝正父武王所行皆正罔不若予公不敢廢乃命王如公行武之道則民不廢王命

此告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

汝往洛敬哉茲予其明農退老明農事哉彼往彼新邑裕能寬裕我民

無遠民用皆戾來官云彼裕民之道無遠棄遠戾之言斯須不可離也

此公與王訣別之辭民為邦本故重言之

王若曰公明保師保教誨成就予沖子公稱舉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奉文武烈功奉荅天命和恒常四方民居安師

眾惇厚宗尊將禮舉禮稱舉秩序元祀咸秩無文惟公

德明光光者明之發于上天下地地勤不施教于四方旁編作

起穆穆民敬心又云王穆穆之德迓迎衡平不迷惑文武勤教予沖子

夙夜毖謹祀

此王頌公功德而留之也文武之烈盛矣不揚之則不進必退矣答天和民稱祀皆揚烈之事非公不可曰明日光公之德文武之德也勤者所以運此德於不息也迓迎其方來不以目前之治為足也公之勤施至則文武之教勤益大昭明於天下而不迷矣予小子垂拱仰成謹其祭祀而已予之歸重於公如此公可去乎林云政必大臣而後明禮則人主所當敬

王曰公功隹助迪落篤厚罔不若如時是前所言往天下無不順而是之王曰公予小子其退自此朝以後即辟于周洛命公後封公于伯禽於

魯禮未定則四方迪開始亂治之端未定于宗上尊禮亦未克救寧公功

誕大保文武受受於天民亂治為四輔左右前後王曰公定留予

往邑新已公功肅敬將大祗歡樂之公無困捨去困我哉我惟

無斁厭其康安事公勿替廢刑法儀四方其世世享來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洛承安保乃汝文祖受

命民越及乃光增烈考武王王以文武挽公弘朕恭敬大其敬者使不以

此公以文武許為王留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厚典則法殷獻賢民人亂治為四

萬邦咸休

篤恭而天下平

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

衆

子

卿大夫

越

御事

治事之臣

篤

厚

前人

文武

成烈答其師

衆望

作周孚

信德之臣

先

第一

此立治之規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恭治之原

治原自君出臣但作孚信之先而已蓋不欺者臣

之大節也

考

察

朕昭

明

子

王

刑法

乃單

盡

文

王

祖德

王使注云文武使

來

我

忠

治

殷

民

乃命寧

命之以寧呂云命如射

予

以

秬

黑黍

粢

粢

香

二

尊中

曰明

潔

禋

精意

拜手稽首

以治

享

祭

予不敢

告

祭

宿

宿經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

順

篤

厚

敘

次

無有邁

遇

自

疾

萬年

皆

疾

目疾害

萬年

皆

厭

飲

于乃

汝

德

殷

乃引

日漸

考

有所

王

使

殷

民

乃承

繼

序

次

萬年

其

永

長

觀

仰

子懷德

公昔所以示王者文德而已今王使公留而來寧

殷民公既許留即告文武一去一留對越無愧遂

勉王以惠篤敘無邁疾以成寧殷之效而至于萬

年也夏云王伋來命安慰我以二占使我明禋拜

稽以休享我以時不敢宿王命於家即以禋於文

武

戊辰

十二月晦

王在新邑烝

祭

祭歲

歲

文王

盡

駢牛

一

武王

駢

牛一

王命作冊

告神

逸

史

祝冊

讀其辭

惟告

武

周公

其

後

命伯禽

逸史

命周公

王賓

助祭

殺

牲

禋

祭

咸

皆

格

至

王入太室

清廟

裸

酌鬱

壘酒獻尸受

王命周公

後

作冊

命伯禽

逸

史

誥

告伯

禽

通志

堂

通志

此史記當時事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記公攝政之年也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

王城下都之總名
一云專指下都

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慰安之

作多士

多士惟三月

七年之明
年三月

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貴之也

洛邑始成以周公袞舄臨之於此發王命焉光景
之新繪畫莫陳序言頑民賤之也所以記其實書
云商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

王若曰爾殷遺

餘

多士弗弔

商道不至

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

周受天佑命將奉

天明威致行

王大公

罰勅正

殷命終革

于帝肆

爾告

爾多士非我小國

周自謙

敢弋

如弋取鳥

殷命惟天不

畀于殷允

信

罔有無固堅

亂戕培傾覆

弼助天

我我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

于殷

惟我下民

皆秉心

為周

惟天明畏

味其言矜憐懇惻略無忿疾之意不知商民之為

頑也

我聞曰上帝引

退逸

逸豫之人

有夏

禹

不適

縱

逸則惟帝降

格

至嚮

在意

于時

禹

夏弗克庸

用

帝大淫泆

縱

有辭

惟時天罔念聞

桀

厥惟廢元

大

命降致罰乃命爾

先祖成湯革

代

夏俊

賢

民人

甸治

四方自成湯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亦惟天丕建立保佑

乂治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天心罔不配合天其澤澤民

此援商代夏以為殷監也

在今後嗣王紂誕大罔顯明于天理天矧況曰其有能

聽念于先王祖宗勤家創業之難誕淫過厥汰縱罔顧問于天

顯天之明威民祗民之敬畏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

紂紂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亡罔非有辭無辜之辭于罰

罰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大靈善承奉帝天

事有命天命曰割治正殷紂告勅正于帝惟我事不貳適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爾殷王家我適適我予其曰惟爾殷洪大無

度法我不爾先動自從乃殷邑自取禍予亦念天即就于

殷大戾罪肆故不正

此言周之不得不興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此其遷居商民西自河北而各為西爾非

我一人奉承德不康寧安時此惟是天命無可違朕

不敢有後遲留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注絕有冊書有

典則殷亦革夏命今爾又曰夏夏迪啓簡拔在王商

庭有服列在百僚予一人惟只聽主用德有德肆故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之貴予惟率皆肆大矜憐爾非予罪

時惟天命

此告以遷商之故因其以商迪簡下至怨周不用而告以用德使踐修以應周之求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國奄予大降下爾四國管蔡民命

教我乃明致天罰移遷爾遐逝棄遠妹土世習比事臣我宗

周多為遜順

踐奄之餘嘗降命教爾矣猶未同故不得不明致罰以遷之然豈若屏之遠方者哉密爾王室正以下成爾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教有申重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無攸所賓賓禮外亦惟爾多士攸服事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庶有

有長爾土新邑所居爾乃尚寧安幹立止居勿啓他望爾克敬天惟

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但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今爾惟時是宅安爾邑繼續爾居爾厥有

幹立有年年永于茲洛爾小子孫子乃興起從爾遷遷善王

曰又曰時此予我注乃或言絕句爾攸所居遷

予之忠厚乃詳告爾所以遷居之故若他人則有威行以裁之耳奚若是諄諄哉注云爾當是我勿非我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王曰之下必有脫簡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尊而不親族黨親而不尊嚴厲潤澤不得而

兼焉此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以至壽夭之際此合師長族黨之言也

周公作無逸

無逸治源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

更端七言嗚呼疎王聽也

君子所居其無逸先知稼

穡之艱難乃

後

逸處安

則知

真

小人之依

所相視

小人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

諺

叛注絕句

既誕

欺大

否

不

則侮厥父母曰昔

古

之人無聞知

健行不息天德也君德也以無逸為所如魚水獸

林安之而不得離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大嚴

謹

恭

降

寅

肅畏

兢天命

注絕

自度

以天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

有

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

武

時舊勞于外

父小之使

爰暨

及

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信

陰

默

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善靖安

殷邦至

子為王

父小之使

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

祖甲

太

不義惟王

敗禮

舊為小人

桐居

作其即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於庶民中

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此無逸之驗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克壽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無逸之反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損畏祇

文王卑服卑下其事注即就康民安功田民養功徽美柔微則柔而能立

懿美恭懿則恭而有禮懷念保安小民惠愛鮮鰥寡自朝日出至

于日中昃則不遑暇食急於養民緩於自養用咸大和萬民文王

不敢盤樂于遊田以庶眾邦侯惟正道正之供應庶邦取法注云所供貢

惟正不以盤遊役之文王受命位即惟中身十五厥享國五十年

紂在上而文王以方伯欲率侯邦以和萬民其勤

勞如是也無逸之驗如此後世猶有為文王憂勤

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暇曰今日且耽樂乃非

民攸所訓教為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

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昔之人

猶胥訓告格言胥保惠善道胥教誨民無或胥譴誑張

大為幻惑此厥君亂不聽人乃訓化之乃變亂先王之

正刑法至于小大民否意不如則厥心違背怨否則厥口

詛罵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允哲厥真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總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止不

敢含藏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言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君道不寬綽緩厥心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聚于厥身周公曰嗚
 呼嗣王其監于茲
 無逸圖揭七嗚呼而列之屏真百王龜鑑也

尚書詳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十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不喜久

周公作君奭留

周公昔有明農之請矣不欲居成功也召公之不
 悅此意也或以為不悅於周公誤矣

君奭周公若曰君召公奭以名相命弗弔殷道不至天降喪于殷

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業永長

孚信于休美若順天棗輔忱誠我不敢知曰其終後

出于不祥美

殷喪而周受之天何常哉其休其不祥我敢曰知

以必之天哉惟盡吾誠而已

嗚呼君

黃

已嘗

曰時是我

在我

亦不敢寧

逸安

于上帝

命弗永遠念天威越

於我

民罔尤

怨違背

惟人

在

我不敢知惟疾敬德之說召詔言之是召公往日

所言已曰在我可必而已予敢寧帝命而不念其

威乎○天民一也民無尤違責亦在人召公正當

與周公共圖之可去乎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承上

天下地過

絕

佚失前

人光在家不知

注絕句

天命不易天難謀

信

乃其墜命弗

克經歷

久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

敢

克

有正

正君

迪

尊

惟前人

文武

光德

施用

于我冲子

王

成

天之命前人之德後人未必深知也萬一有之過

佚弗經歷之禍可不凜凜○故予非敢謂能正君

而其以前人光施之冲子者則不敢怠召公可不

體此而勿去乎

又曰天不可信

知不敢

我道

我之

惟寧王德延

長

天不庸

釋

廢

于文王受

所

命

天無聲臭儀刑文王求天於天不若求天於文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感

于皇天

編覆包含以形體言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太甲以先朝老臣呼為保衡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以主

巫咸又

治

王家

天帝一也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帝以存
主言也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也前之尹
即後之尹而後之甲戌非前之湯也咸之治功在
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愧二臣故別言之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舊率
循惟茲道此有陳列保又有殷

湯甲戌有聖賢之異尹事湯甲有前後之異咸陟
扈有優劣之異巫賢甘盤各著一朝均為又殷無
所疑混○舍說舉盤者盤源說委流先河後海也
一云率惟有陳以下乃總結伊尹以後一代輔相
之事

故殷禮祀陟止配合天多歷年所天惟純全佑命則

商實富百姓民

此輔相有人之效也夏以百姓為百官族姓

王人商王夏氏以為王人雖微之王人罔不秉守德明顯恤此小臣內言小臣舉其

目也小則大可知屏藩侯甸外言侯甸舉其綱也矧咸內外奔走力惟茲此惟德

稱舉用又治助厥辟君故一人有事政于四方若卜筮

罔不是孚信

此亦輔相之效也○王秉德以明恤內外之臣而
內外之臣皆稱德以助王苟有為焉民有不顯若
者乎

公曰君奭天壽所壽平至平格道徹三極之保又有殷有殷

嗣紂天滅亡威今汝召公永念則有固定命厥亂治明

我新造立邦

天所壽者平格無私壽也保殷方切紂不平格則
遽奪之矣何可常也召公能永念則天命乃固其
相與亂新立之周邦可也而可去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制注申重勸勉寧王文之德其

集合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庶克修治和柔我有夏

亦惟有若號國封叔字文有若閔氏天名有若散氏宜生

名有若泰氏顛名有若南宮氏括名五臣共又曰文王無

人能往來走奔茲迪道彝常教文王蔑精德降下于國

人亦惟臣純佑助秉執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是昭顯

文王迪行見顯冒下民聞上于上帝天惟時受有殷命

哉

割申勸詩帝謂文王之意也注以亦惟純佑為文

王亦如殷家惟天所佐佑

武王惟茲四人孔云號尚庶迪輔武王有祿天後暨及武

王誕將天威咸皆劉殺厥敵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冒天丕大單盡稱舉德武王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度大

川無津子往暨汝奭其濟渡小子王同如未在位時即政誕

無我責責我收召公若罔不勗勉不及所未耆老造成德

不降下我則鳴鳥鳳凰太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感

文武聖人猶以五臣四臣而興召公可舍成王而

去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前所舉商周輔相之事我周受命無疆惟

休美亦大維艱難告君乃猷謀裕寬裕我不敢以後人迷

裕則休迷則艱矣君與我當交盡其心可也

公曰前人文武敷開乃心乃悉盡命汝作汝民極準命汝為民立

極曰申汝明勗偶佐王者在亶信乘服茲大命文武

惟文王德不承舉無疆之恤難

前所監者我之說公猶可辭也此文武之命尚可

辭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確信非苟言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

喪大否亂肆念我天威以殷覆轍念天可畏予不允信惟若茲誥

襄勗王我二人在我汝君之有合我於哉言言亦曰在時

人天休休則無畏矣滋益至來惟時二人弗戡亦不敢當其

克敬德明顯我俊賢民人在讓注絕後人于平太時

監殷則天威矣我二人可不自警縱使威已為休

猶合弗當益克敬求賢以圖無疆之恤太平之時

付之後人今日則未可言也

嗚呼篤厚棗輔時二人公二我式用克至于今日休我

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處之罔不率俾

將成文王功以冒海隅可以今日休自足乎

公曰君子不惠順汝欲去若如茲此多誥予惟用閔憂于天

越及民

天民之責至無窮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汝知民德民罔亦罔不能厥初惟其

終善終祗敬若茲止其往敬用治

敬則誠誠則不息民德終則天休亦有終矣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居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始猶望蔡叔之改終則已矣乃命仲周公豈藏怒於叔哉

祭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

管叔于商制其出入蔡叔于郭鄰中國以外地以車從車七乘少降

霍叔輕罪于庶人三年不齒錄三年後封霍蔡仲蔡叔子克能庸用祗

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已卿叔卒乃命諸王親賢邦封之蔡

此史叙作書之意

土若曰小子胡仲名惟爾率循德文王改行叔行克慎厥猷

追肆故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就乃封敬哉爾尚庶

蓋掩覆前人叔之愆過惟忠惟孝爾乃邁進迹行自身

訓無若如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常惟德是輔民

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質文同歸于治為惡不同

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審厥初始惟思思厥終終以

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勉乃攸立績功睦乃四

鄰鄰國以蕃衛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循自中

通志堂

作敢聰明亂舊章法詳審乃視聽罔以側巧言

度常則予一人汝嘉美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

無荒棄朕命

王東伐淮夷

成王即位淮奄又叛

遂踐

滅

奄作成王政

一書

王既踐奄將遷

徙而化之

其君於蒲姑

齊地

周公告召公作

蒲姑

一書

方第二十

周書

與多士辭一口出入

歸自奄

踐

在宗周

錫京為天丁所宗

誥庶邦作多方

五月丁亥

即政明年

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

告爾四國多方

四管蔡商奄并及多方者示其公也

惟爾殷侯尹

長民我惟大降爾命

教

爾罔不知洪

大

惟

思

圖天

命弗永

長

寅敬念于祀

祭

惟帝

天

降

下

格

戒謹

于夏

祭

有夏誕

大

厥逸

豫

不肯感

憂

言于民

乃

大淫昏

不克

終日

終一

勸勉

于帝之迪

道

乃爾攸

所

聞厥

桀

圖帝之

命

不克開

明

于民之麗

所依

乃大降罰崇

甲始

于

內亂

妹喜

不克靈

善

承奉

于

旅

衆

罔不惟進

用

之恭

恭德

洪

大舒

慢

于民亦

惟有

夏之民

叨

貪愎

忿

日

日欽

尊

勦殘

害

夏邑

天

惟時

是

求民主

乃

大降顯

明

休美

命于成湯

刑

殄

絕

有夏

惟

天不畀

予

純

大

乃

惟以爾

多方

之義民

夏雖多有知義之人桀不能用

不克

能

永

長

于多

久

享

國

惟夏

之恭

所

多士

衆

大不克

明

保

安

享

有

通志堂

久享

國

惟夏

桀

之恭

所

多士

衆

大不克

明

保

安

享

于民乃胥相惟虐于民至于百端百為所大不克開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大代夏作民主慎厥麗道君

依所乃勸勉厥民刑法儀用勸勉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慎罰亦克用勸要察囚情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

有放無辜亦克用勸勉于今至于爾辟君弗克以爾多方

享有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輕釋

廢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君以爾多方大淫

圖天之命屑屑有辭民傳

天非棄殷也殷自棄爾

乃惟有夏更說圖厥政不集成于享天降時喪有邦湯

里七十間代之

此言桀之所以亡也

乃惟爾商後王紂逸安厥逸豫圖厥政不蠲潔烝進

天惟降時喪惟聖通明之稱非罔念作狂惑惟狂克念

聖天以此望紂天惟五年以湯故須待暇緩之子孫誕大作

民主罔可念聽無一善可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

天惟求民上爾多方大動警以威侵祥開發厥其顧天能

惟爾多方罔無堪當顧之天惟獨我周王靈善

承奉于旅衆克堪勝當用德惟典主神天祀天惟式用

教我用休善簡大畀予殷命尹正爾多方

此言周之所以興也。靈承者承接拊循可近不

可下也克堪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者也其勇
過孟賁矣力薄而私欲奪之則不克舉矣典神天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也式教用休者天理日新左
右逢原思也或起之行也或翼之用以昌大休明
也天命周以定於一矣爾多方猶有洵洵不靖者
欲何爲也

今我曷何敢多誥我惟大降下爾四國民命教命一云天命言告

民以天命復云與汝生命言不誅殺爾曷不忱誠裕寬之于爾多方忱誠則寬

擾各安於其國爾曷不夾協介助又治我周王享有天之命天

所興不可毀天之所廢不可輔今爾尚庶宅安爾宅居畋耕爾田爾曷不

惠順王周熙廣天之命

此望其從教也

爾乃迪開屢屢不靜猶不爾心未愛有爾乃不大宅安

天命爾乃屑輕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常圖乃忱

見于正不典而圖信於正我惟時其教告之大誥多士之誥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東征踐至于再三監淮至于三政王即乃有今若不

用我降爾命教我乃其大罰殛誅之不可望非我有周

秉執德不康安寧靜乃惟爾自速辜

此戒其不從教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

事我監王命監成五祀年越次惟有殷多士有助胥胥伯長小

官小大官大多衆正官爾罔不克臬法自作民有不和者爾

伯惟和和調哉爾室親近室家不睦爾惟和哉爾邑新邑克明教化

爾惟克勤乃事職爾尚庶不忌惡疾于凶德之亦則

人反正穆穆敬和在居乃位官克閱監視于乃邑新邑謀介天助

案云憂悔吝者存乎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能念天惟

畀予矜憐爾我有周惟其大介助賚予爾迪啓簡拔

在王庭尚加爾事有服列在大僚

多士序商人有服在百僚之怨辭繼以大義裁之

此以大僚為勸予奪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相忱信我命教爾亦則惟

不克享享凡民汝化惟亦曰不享爾乃惟逸放惟頗僻

遠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採取天之威怒我則致天

之罰離逖遠爾土

訂勸之以賞此董之以威命討皆天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敬告爾命吉凶之命即前命討之天也

又曰時此惟爾初洗滌自新之始不又克能敬于和輯睦和平則

無我怨

王曰又曰所以形容周公拳拳之意情話已終猶

有遺語顧盼之光燁然簡冊之上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立政相為經緯無無逸之心則立政方冊而

已無立政之體則勞於細故秦皇隋文之程石傳

餐矣

周公作立政

此周公告歸絕筆也治之大綱任人而已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先以王矣警之使不以幼冲自

待乃若以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

此下章三宅

政王左右者有

綴衣

掌帷帳者如幕人掌次司裘之屬

虎賁

衛士如虎奔走虎賁氏旅賁氏之屬小臣供役在左右者

有染習之移焉

王之尊重矣則在王左右者其可輕乎綴衣虎賁

雖微然朝夕親狎其熏陶移養之功直與伯任準

之彌綸康濟者相似此罔命僕臣正而后正意政

之大者也

孔說常所長事謂三公

常所委任謂六卿

準人平法謂士官

蘇說牧民之長曰常伯三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

以顧命考之芮伯彤伯皆以公卿兼牧任

任事之公卿曰常任

守法之有司曰準人

呂云三代書他無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

夏云常伯太保也職最親故曰伯又曰牧養之義也

常任太傅也必有建明自任者乃能之

準人大師也王親以為標準者

已用者為三宅亦為三事

居事牧準之職

待用者為三俊

有事牧準之材

周公曰嗚呼休

治之美

茲

在此王左

知恤

憂念之者

鮮

哉

人主玩焉而不察者多也

此先言知恤之鮮下乃歷告以禹湯文武知恤之

事則王聽之者精

古之人迪

允蹈之者

惟有夏

元

乃有室

國

大競

強

籲

方呼

俊

賢

尊

敬

上帝

賢天所生

迪

知

忱

誠

恂

信

于九德

皋陶

之行

所陳

之言

乃

乃敢

夏之臣見其君於

告教

厥

后曰

拜手稽首

后矣

告

即

告

告

告

告

告

告

告

曰宅

得賢

乃

汝

事

常

宅

乃牧

常

宅

乃準

準

茲

惟

后

告

矣

博詢

面

面察

用

大

訓

順

德

則

乃

宅

人

君道

之

人

事 常任

任人

牧 常伯

牧夫

準 準人

準夫

此夏后之知恤也夏后惟實蹈乎此而非苟知之也故雖有室彊盛之餘方尊敬天生之賢不特招納之廣而且採納之精總名曰俊既皆籲之矣而德行有九隨其鑒裁必迪以知之恂以悅之而非苟知輕信也故當時羣臣乃敢告教以宅人之要使謀之人面之已三宅重任必得大順於德者乃宅之焉而君道盡矣事牧準大臣也所謂政也政柄有歸則庶官之任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孔

云夏禹時卿大夫室家大強猶招賢事天蹈知誠信九德之行乃敢告君以立政后矣猶王矣事六卿掌事者牧九州伯牧民者準平法者

茲乃三宅無義民

義剛德也非不賢也然較之不訓德者之渾然剛猶覺圭角之露也夏三宅之選嚴矣雖偏於義德者無之也其必如臯謨所謂常吉者而後膺是選歟呂夏以禹下文言桀乃三宅之任曾無義民孔云三居以宅無義之人

桀德惟乃弗不作為往往日先任是惟暴德小罔無後此桀之不知恤也

亦越于成湯陟升丕大釐治上帝之耿光命典禮詩書昭著於人

下者皆乃用三有宅是也克能即就宅居位而不曰論三有

俊有事牧準之才他克即俊有德而不嚴尊惟不式法效之所謂

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近而用協和于厥邑其在四

方遠而用不大式法見德

比湯之知人也湯之陟所以丕釐帝命者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用者定其位曰者定其論以待用

者也如高帝之儲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諸葛蜀先主之儲蔣琬費禕董允姜維所以為社稷長慮

也嚴事之倣式之得大賢而大受焉在商邑在四方近者協焉遠者式焉用賢之功大矣哉

嗚呼其在受紂德昏昏惟羞進刑戮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衆習諸逸醜德之人同于厥政帝天欽罰之乃使我周有夏中式用商受命受帝命奄合甸治萬姓

此紂之不知恤而天改畀之周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真知三有宅心非親親灼洞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即前所謂尊帝釐帝命立民長伯建諸侯立政文武立政之本任

人常準夫準牧常作三事三宅虎賁綴衣趣馬掌馬之官小尹

小官左右攜攜持僕百司內百司若內府庶府太府之屬大都長小

伯小邑藝藝人表外臣百司外有司若外府太史書諱惡

後世之尹伯有司庶衆常久吉良士司徒司馬司空侯國

次於旅衆大夷火微邑盧邑烝衆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

阪險危尹長

此文武之知恤也文武之敬帝立民以知見俊宅之心而已其立政之大端曰任準牧三事矣而自虎賁至尹伯若內若外無小無大以至侯國之卿亞夷蠻內附之君長無不得人則文武之所以知恤者至矣

文王惟克厥宅安心乃克立茲常事衆官有常事於朝司牧人

立政以克俊敏有德

宅心者宅人之本也傳之以庶官約之以一心

文王罔無攸所兼于庶言奏請庶獄刑辟庶慎兵事惟付

有司之牧夫是訓以人之用用用所違違所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宅心其原也罔攸兼其體也罔知于茲者所以能深知宅俊之心也

亦越武王率循惟思救安功文王一怒安不敢替廢厥文

義德率惟謀文之從容寬德不殄以並受此不不基

論文以心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以功自其發用言之也義德曰不敢替不得已也容德曰從其本心也一云用義德之賢以戡定用容德之賢以計安立政任人之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今日我王其立政自我立政不可立

事任準人準牧夫伯我王其克自能灼知厥若順即前所

丕大乃俾使亂治相助我受所受民和謂我庶獄庶慎

時是則勿無有小間二之自一話一言一話一言一我則末

終思成德之彥賢以又我受民

此以下望王之知恤也王前此委政於公今公歸則自今以始政自王立矣事牧準之知王當自克矣必得丕訓德之賢任之且勿間以小人一語言間末惟成德之彥然後任之勿貳而可以當上天托民之責矣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美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德子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正是正

又治之

文王罔兼也而可誤乎必得正人以治之可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與下三章三立政字提一書之大目當作絕句立事

注絕牧夫準人宅三則克能宅之使宅其官矣克能由因其行事繹思之

茲乃俾又國商周則罔有立政用儉小人捷不訓順于德

是使君罔無顯名在厥世

宅之則人與位相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乃俾之

則一聽其所為矣難於先使小人不得投其隙易

於後使君子得以盡其心反是則罔顯矣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用專吉德順士用勩勉相

助我國家

此用前俾又罔用之法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重惟專有司

之牧夫養民二云以養民之賢用刑

前言庶言庶獄庶慎次言庶獄庶慎至此專言庶

獄獄民命所係所以祈天命長王國者在焉他事

誤猶可改獄可誤乎勿誤獄而擇牧夫則有主之

者無傷之者矣

其克詰修治爾戎兵車馬器械以陟升禹之迹芒芒禹迹方嚴行天

下至于海表蠻夷戎狄罔有不服以觀見文王之耿光以揚

發武王之大烈功

兵刑之大者刑之誤且不可況兵乎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必安不忘危有奮張無惰偷使奸萌潛折
然後前人之光烈不墜周官巡侯甸征不庭克踐
此語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吉人

曰吉曰常德也儉人則才者也有德之人如穀粟
布帛得之生不得死一日不可無也而重遲木訥
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世主惑於
取舍而治亂分焉故周公於卒章特慨歎而申告
之

周公若曰太史

太史當書簡以垂後世故呼而告之

司寇蘇公

蘇忿生為武王司寇

式用

敬爾由

用

獄

重民以長久

我王國茲式

治獄者當以此為法

有慎以

列

條

用中罰

中則輕重不差

立政所重在獄故篇終舉蘇公長國之事呼太史
書之使用刑者式之以用中焉一云太史掌典法則凡司寇所用皆出於太史所掌二職相關康和為司寇必及內史而蘇公之能長國太史預有力焉故周公兼舉以為用刑者法也

尚書詳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金縢幼年書也洛誥還政書也無逸立政敎戒書也周官親政書也合而觀可以見成王之本質與其昏明疑信之變講貫啓發之深與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過此君陳又過此顧命而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

盡去武庚餘黨

滅淮夷

成王即政再叛

還歸在豐

告文王廟

作

周官

海內清晏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

周官惟周王撫

臨

萬邦巡侯甸

侯國

四征弗庭

朝

綏安

厥兆民六服羣

衆辟侯

罔不承奉

德王

歸于宗周

豐

董

督正裁

治官

虞五服

甸侯綏要荒

周六服

侯甸男采衛要

六服承德則四海皆隨其運轉治官董正則萬世皆入其維持其進不可階級數其大不可尺度量也

王曰若

順

昔

古上

大

遠

猷

謀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闔閭屈伸

曰唐虞稽

考

古

上

建

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

治內

外有州牧

十二

侯伯

五國一長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

官

建

倍

二

亦克用

又明王

注云聖

立政不惟其官

且惟

其人

得

揆岳牧伯挈其綱也綱舉則目張矣和寧者無爲而治唐虞之治體然也百而倍焉不矜於同而同於治要在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

祇勤于德

德君

夙夜

恐

不逮

及

仰惟前代時

是

若

順

訓

教迪

厥官

正身以正百官

立太師

導之

太傅

輔以

太保

保其

茲惟三公

論道經綸

經綸

邦

變

和

理

調

陰陽

三光全

官不必備

具

惟其人

得人則任

通志堂

明則邦國幽則陰陽所以然者乃所謂道也經綸之功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髮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自守貳副公弘大化寅敬亮相天

地弼予一人

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變理運之也寅亮承之也公不言弼一人者論道未有不自君心始特王尊三公若不欲以身煩之

冢大宰天官之長天子之相掌邦治統百官官異職管攝之使歸於一均四海四海異宜均調

司徒地官之長掌邦教敷五典常擾馴習蓄養在寬之義兆民宗伯春官之長

掌邦禮郊壇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等文質治神人使不僭亂詭瀆和上下使不爭陵犯

馬夏官之長掌邦政戎政統六師平邦國平其不平非夸武功天討也司寇秋官之長掌

邦禁詰推鞠窮詰姦慝隱而刑之直刑難言暴亂顯而易見司空冬官之長掌邦土居

各居其所不遷異物四民士農工商時因時使民種樹地利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六卿實爲之綱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司徒以下皆屬焉而均列之六者綱在綱中而首豈越身外哉乾坤與六子並列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率九州牧阜大成兆民六

年五服一朝每一年一服入覲要服不責其必來其年五服各本本國又六年十二年五服一朝王乃時

巡四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詳見舜典大明黜

無功制地 陟有功如地進詳

卿牧倡和表裏有彝矣然久歷歲序非時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者乎巡而考焉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合尊卑小欽乃攸司不出位慎乃

出令審於未令出惟行已出必行弗惟反不可誤而反以公理滅勝私

情民其允信懷感學古訓古入官議事以制所學成法政乃不

迷膠滯其爾典常當代之法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制度蓄疑

有疑即辨可否立決敗謀謀所以不怠及不忽過荒政不學古牆面莅

事惟煩牆面則事至無以應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業之崇高惟志勸由志生業

功之積廣惟勤志由勤進惟克果敢斷決乃罔後艱不果斷則志勤廢矣位高不

期覺驕祿厚不期侈恭儉惟必德實無載容爾僞音

笑貌作德心逸安日休廣作僞心勞彈其智慮日拙人見肺肝

居寵得思危罔不惟畏弗若畏則入畏矢推尊賢人之賢

讓能庶官乃和無爭功能不和政庖雜舉薦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舉匪其人惟爾不任勝任王曰嗚呼三事三公暨至

大夫敬爾有官亂治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

邦惟無斁

所以期庶官者大且遠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東北來賀王俾榮國伯爵作賄賜

賄肅慎之命冊書一書亡

周公在豐致政歸豐邑成王不容遠去魯國將沒欲葬成周以已所營終始念之公薨成

王葬于畢

附文武兆域

告周公

桓

作亳姑

孔云成王踐奄遷其君蒲姑告葬並合一書亡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

鄭玄以為周公子然書中皆不及恐不然

分正

尹

東郊

洛之

成周

殷氏所遷

作君陳

此繼周公之任也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今

粹

美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

君

茲東郊敬哉

孝恭親愛父母而敬之至也孝則必友德之美孰

大焉本立道生移之官政何不克之有

昔周公師

教保安

萬民民懷

感

其德往慎乃司茲

循厥常法

懋勉昭明

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化商之道盡矣後來者懋而勉之可也紛更

之不可也

我聞曰

呂云聞之周公夏云聞之人

至

極

治馨香

形質正而氣臭升正者有方升者無方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

感于神明黍稷非

不足為

馨明德

至治之本

惟馨爾尚式

法

時是

周公之猷道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商頑非可以勢迫感孚之道至精至微周公之猷

訓具在惟有日新篤實之功者能體之

凡

常

人未見聖若

恐如

不弗克

得

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戒哉

君陳親見周公者故以不克申戒之

爾惟風

君子之德

下民惟草

小人

圖

謀

厥政莫或不艱

思

有廢

有興起所出入反自從爾師衆虞度度庶衆言同則繹

爾有嘉謀嘉猷出入虞繹而盡善者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皆

若如時是惟良顯哉

風動草偃機括之繫如此而可不艱乎廢興更革

尤當斟酌始謀之衆終歸之君一豪有已之私不

容焉良顯宜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大訓無依恃勢作威無倚

法以刻寬寬厚而有制從容豫以和體當然殷

民在辟法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怒爾惟勿宥不

惟厥中而巳有民弗不若順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

懲以可止戒辟罪乃然辟不可狃習于姦宄敗常亂俗

三犯細雖不可宥怒也刑故爾無忿怒疾惡于頑已得頑者提

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成有容忍猶有堅制

德乃大忍言事容言德簡擇厥修能修飾者亦簡其或

不修進用厥良善以率其或不良

頑可疾也而化之者不可疾也自三細不宥之外

餘皆忍而容之可也旌別淑慝舉善教不能所以

化之者蓋有不迫之道焉

惟民生天降厚本因物有遷移而違上所命今從厥

攸所好意爾克敬典五在德實有時乃罔不變化實德感人

允升于大猷道惟予一人膺當受多福化之博福其爾之

休美終有辭稱名于永世福之厚多之長也

民性本善顧上有好者率之耳德化行世道升君之福臣之名何有紀極君陳可不勉哉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回首作命

力疾臨朝二公受重任所以公天位嚴大寶懲三監流言之變也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

康王所以正其始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十六王不懌悅甲子王乃洮洗頤盥

水相扶被加冕服憑依玉几乃同並召太保奭芮伯

彤伯宗畢公馬衛侯寇毛公司師氏夫虎臣百尹衛

長官御事

班庭聽命

王曰嗚呼疾大漸進惟幾危病日臻至既彌久留恐

不獲得誓告言嗣續茲我予審詳訓教命汝

此述顧命之意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布重光如舜言重華奠定麗民所依附富之陳布教

則肄習之久而肄不違違用以克達推而殷集大命在後

之侗我小敬迓迎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亂逾越

今天降疾殆恐孔云危弗興起弗悟省爾尚明明時朕言

命和用敬保元太子釗康王弘大濟渡于艱難業柔懷遠

能和邇安慰勸導小大庶邦思夫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自當亂治

于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也爾無以釗冒味貢進于非幾威儀之非當於其幾

此顧命之辭也謹威儀者所以迓天命此可以見成王之學力臨死生而不亂矣

茲臣衆既受命命顧還歸出徹綴衣帷于庭越翼次日乙

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朝臣俾使爰于齊侯呂伋

王人公宿衛以二二臣執執干戈虎賁百人逆迎子釗於南門之

外入自端門延迎入翼次室恤憂宅居宗主天丁卯命作冊

康王板書立度法依越七日癸酉既伯方相作相命士須預材共

之木百所狄下設畫黼斧辰屏風設之綴衣帷

序西

序東

南門畢

序

陳儀物
象生時
傳顧命

序西	序東
序西	序東
序西	序東
序西	序東

牖間窓東戶西南嚮敷重重二篾桃席白黑黼繒純絲華文玉飾

仍生時舊用几

此朝諸侯見羣臣之坐也

西序廂東嚮敷重底華席綴雜純文貝琕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厚席畫純雕刻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夾室隱南嚮敷重筍籜席玄黑紛組純漆仍几

此與親屬私宴之坐也

越玉五重弘璧琬與琰大陳寶寶器赤刀赤色刀武王伐紂時刀大訓

弘大璧玉琬珪琰圭皆九寸在西序大玉玉之大者夷玉玉之常者天球

河圖伏羲時神馬所負圖在東序廂

此玉寶陳之兩廂

肩所之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在西房允古巧之戈和古弓

之弓垂舜共工之竹矢在東房

明堂五室此路寢特有東西房者鎬京室武王之制左右房也

大輅王為車首在賓西階面前綴金次輅在阼東階面先象與車

在左塾夾間側室之前門內之西自外向之在左次輅木次象在右塾之前

成王殯在西故以上所陳座位器物以西為上

二人雀赤黑如雀弁士服執惠三隅立于畢門路寢門之內四人綦青黑

弁執戈上刃鐵向夾兩階東階西階祀堂簾

士皆立堂下

一人冕大夫服執劉屬鉞立于東堂路寢東門之前堂也一人冕執鉞階而立以備升降之

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戟立于東垂路寢東階四達地一人冕執

瞿屬戣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矛立于側階堂北惟一階謂之側階猶言特

階也堂垂立者四人二人立東西堂二人立東西垂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立堂北側階

大夫皆立堂上

新王在東故執兵衛之人先東後西

王麻冕黼裳

主祭服當尊成王受冊命

由賓階

猶以子道自居

齊升

卿士邦君無事於奠

裸故不純用祭服

麻冕蟻裳

祭服裳皆纁變其裳者酌吉凶之間

入即就

位太保

召公受遺

太

史秉冊

太宗

宗伯典禮

皆麻冕彤

裳

祭服

太保承

奉

介圭

天子之守只有二寸

上宗

伯宗

奉同

爵名

瑁

諸侯即位天子賜之至來朝執圭天子天子以瑁冒其刻處大小相當則本所賜此天子之權也

由阼階

以先王命奉符璽以傳嗣君有主道焉

太史秉書

奉冊贊王與王接武

御進

王冊命

儀物備乃延康王受冊命

曰皇

大后

憑玉几

力道

揚舉

末

終

命命汝

釗

嗣

守訓

訓末

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法

變

二

和天下用

荅揚

文武之光訓

此顧命冊辭也

王

新

再拜興荅曰眇眇

微

予末

下

小子其能而亂

治

四方以敬忌

畏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

進爵神位

三祭

酌酒於地

咤

奠爵於地

上宗曰

贊饗享此福酒

此王受冊而奠也

太保受同

王所執同

降

下堂

盥

以用更別

同秉璋

圭半

以酢

報也謂王祭而

又祭

授宗人

伯小宗

同拜

拜成王告已傳顧命

王荅拜

亦拜成王尊所受顧命

太保受同

祭

祭於庭

齊

飲福至

宅

不飲

授宗人同拜

曰事

王荅拜

此太保告傳顧命而祭也

太保降

事畢

收

徹器

諸侯出廟門

畢門也

在

俟

待新王命

臯

外朝朝士

雉

庫

應

內朝司士

路

燕朝路寢

門所掌

門

門

門所掌

門大僕所掌

路門又曰畢門以成王在殯故又曰廟門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除喪乃咨岳牧訪羣臣經也康王之誥權也太甲受伊訓於居憂之時禮之變昉此矣

康王既尸主天子遂乃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所以鎮浮議折奸萌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即畢門外內朝也圖見前太保召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陝以東諸侯入應門右

奉執北而東為皆布陳乘馬黃朱厥匪為庭實見新君賓諸侯於王為賓稱諸侯中一人

主兼幣曰一二臣衛臣藩敢執壤土所奠見皆再拜

稽首王義

義以嗣

德先人

答拜

比分班也諸侯兩列二伯率之

太保

冢宰暨芮伯

司徒二公為班首

咸進

少相禮揖揖在位皆進

皆再拜稽首

首

此合班也六卿前列冢宰司徒班首也

曰太保以下進戒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誕

大

受美

紂囚文王姜里憂患艱難莫甚焉

若

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不順矣

克恤

憂念西

用敷

布遺與

後人休

美

今王敬之哉張皇

大

六師無

壞我高祖寡得少命之

此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

此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

此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初立謙報稱名詰君善昔

君文武丕大平均富養至仁不務咎罪罰志仁底止至至

則不能止其極齊一信豪駿未實則不能一於信用昭明篤實則輝光表裏之稱也于天下則亦有

熊羆忠之士不二心直之臣保乂王家君臣盡道用以端理正

命受于上帝皇天用訓式厥道付托畀予四方乃命

建侯樹立屏藩在我後之人

文武達君德明仁體長人而不嗜殺人者也篤實

輝光而又有忠臣保之天命之受一出於正無少

回曲既得天下均天施分天職封建以遺後人異

乎罷侯置守以私其子孫者矣

今予一二伯父同尚庶胥相暨與顧念綏安爾先

之臣服于先王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無已

以人主為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為心用奉承恤憂厥若所當無遺與鞠稚子羞謙沖

威力要求感人心之至者也

此王報詰之辭

羣公既皆聽命相相禮揖揖之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冕服非得已也

尚書詳解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分善惡居里所居成周遷商之地言周道以殷民而後成郊作畢命

此代君陳之任也殷士始遷時反側未安故周公謹始一以包容君陳和中則簡修簡不修矣至畢公成終則世道已升善惡又可白矣所謂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也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三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鎬京至于豐古文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治安

東郊洛邑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畢公以太師作方伯父者同姓之尊者也惟文王武王

六言

綏定厥家安之難必謹殷頑民遷于洛邑親密邇王室

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前人積累艱難至此
康王享之甚可念也

道有升降

厥

道之降也繼周公君陳政由因俗革改不臧善厥臧民罔無

收所勸勸

方周公時善惡不欲大明至畢公時則當別淑慝矣

惟公懋德懋則貫稚
耄而不息克勤小物事也勤則一
小大而無間弼亮四世四朝元
老終始

正色風厲百官率下表儀朝著罔不祗敬師言衆望素孚人皆敬服嘉美績功

多見多于先王世之予小子垂衣拱手仰賴蒙成功成

畢公元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綱而稱其勤小物蓋不以成德自居造次必於是非至誠不息者不能也誠則不嚴而威不動而化不言而信先王賴之予小子亦賴之誠之功用大矣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記

別分淑善慝惡表異厥其宅居里所
若今孝子順孫旌表門閭彰明善癰

病惡樹立之風聲使人向慕風動草偃聲振響應弗有率循訓教典常殊

異厥井所井田畝疆所居疆界王制所謂俾使克畏惡慕善申重畫

分郊外圻界慎固封疆守備以康四海

君陳時爲惡者猶衆故主寬至此漸嚴矣

政貴有恒常辭令尚貴體大要簡不惟好異怪商俗

靡靡隨利口惟賢飾非餘風俗未殄絕公其念哉

有常體要治道當然於商俗言之尤對病之藥

我聞曰世傳祿食之家鮮少克由禮以蕩驕陵蔑德

實悖逆天道敝壞化習奢侈麗美萬世同流如茲殷

庶士席憑寵光惟舊久怙恃侈滅義服衣美于人驕

淫矜倖將由用惡終雖收周化放心開防之惟尚艱難

資財富足能訓教惟以永長年惟德實惟義然當時是

乃大訓訓之不由用古訓德義于何其訓有證

放商人之心者人欲也所以防之者天理而已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在茲殷士保治兢業不剛過

不柔及不厥德允信修惟周公克慎厥始遷商之初造端惟

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後保養撫摩以和為貴惟公克成厥終耕而不穫前功廢矣終之責尤重

三后協合心同底致極于道道洽周決政治澤潤生民四

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是成

周正畿四建立無窮之基本亦有無窮之聞名聲子孫訓

順其成定式法惟又

即君陳篇終之意

嗚呼罔無曰弗克惟既盡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欽敬若順先王成烈以休美于前周公政

畢公不待規也而不忘規三代君臣之相與無時

不警戒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君牙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間八駿之失不能保其初心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雖非令德猶為令王

穆王

穆王立而周道衰

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契為司徒所受纁一語君牙之贊書文勝甚矣然周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

史可考

世篤忠貞

正

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勳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示其

功與日月同久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

基

亦惟念先

王時

之臣克左右亂

治

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

于春冰

欲

今命爾子翼

輔

作股肱心膂

腰

續乃汝舊

祖服

事

無忝

辱

祖考

父

弘敷

布

五典

常

式用

和民

則

降東之天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中正即則

也以身之天率民之天

此教以身教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嗟

冬祁

大

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

天時之常民皆怨之其情之難保如此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掌教擾民兼教養之職故以養民之難告之

嗚呼

丕大

顯哉

所以興周者坦然明白

文王謨

謀

丕承

繼

哉武王烈

啓

功

迪

佑

我後人

子孫

咸

皆

以正罔缺

失

爾惟敬明

敷

乃

司徒訓

用奉

承若

順

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追配合于前人祖父

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去之百餘年而如一日也在後之人奉若對揚之而已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在舊典法時是式用民之治亂在茲式惟治否則亂率循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君之有

又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僕臣之長作罔命

此立政重綴衣虎賁意也太僕掌內朝職雖微而與君最近

罔命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居王大

后君冰惕警惟厲危中夜以興起思免厥愆過也穆王父昭王弱死漢

水故其哀懼如此昔在文武聰聞明大齊致一聖廣運小大之臣咸懷

忠良其侍御臣小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罔咸懷

忠良也別而言之地愈近選愈精曰罔匪正人蓋

髮櫛而苗耨之不容一不堅正者廁其間也則其

於旦夕間無寒之者矣

出入起居所與皆正罔有不欽敬發號施令誠敬之著罔有不臧善

下民祗若順萬邦咸休

此旦夕承弼之功也使出入起居閒少不加省欲

謹之號令閒得乎

惟予一人無良不及文武實賴左右前後近親有位之士匡正

其不及繩直愆過糾察謬失格正其非心俾克紹繼

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官正率于羣僕侍御之臣懋

勉乃后德交修不逮及慎簡乃僚屬無以巧言令色

便辟側正媚求其惟吉善士僕臣正救君之失厥后克正僕

臣諛從君之非厥后自聖過不聞后德惟因臣不德惟臣爾無昵

近于儉小人充耳目為君耳目之官迪導上以非不合先王之

典法非人得其其吉惟貨財貨其吉若如時是瘵病厥官

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罪王曰嗚呼欽哉永

弼乃后于彝常憲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

命呂侯為司寇

穆王訓

明夏

禹贖刑

金作贖刑之法

作呂刑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歲

耄

昧

荒

迷

度

權

作刑

以

詰

禁

四方

穆公氣質有絕人者八駿之馳雖失道要非齷齪

者所為及血氣衰矣耄荒之年訓告四方上引邃

古下及民情朗然精明亦加人數等使無中年之

失所至豈易量哉

王曰

若古有訓

東遷以前大訓河圖尚藏王府三皇

蚩尤

據黃帝紀乃

炎帝末最暴

不寇

攻

賊

殺

苗民

虞之諸侯九

黎國號蚩尤

惟始作亂

上古民淳無敗常之

延

連

及于平

善

民罔

頽

頽

誅九黎其子孫

弗

用靈

善

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

曰

自以

為

通志堂

通志堂

為王國曰苗

弗

用靈

善

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

曰

自以

為

通志堂

通志堂

法殺戮無辜爰於始創淫為劓鼻劓耳採陰黥墨越

茲麗刑并切制斷不問罔無差擇有辭自直之民興

起胥相漸染泯泯以相焚焚罔無中當于信以覆反

詛盟神明虐威庶戮方告想無辜罪于上天上帝監視

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黃帝翦蚩尤於涿鹿矣而苗覆出為惡開五刑之

法而又淫用之

皇帝堯哀矜憐庶衆戮遭苗之不無辜罪報虐苗之以威

德遏止絕苗民無世孫在下天乃命重義黎和絕地

天通罔有降格神降之奸

蚩尤三苗之虐民無所愬聽命於神天地人神雜

揉瀆亂帝命重黎修明典禮尊卑上下限絕不通

羣后在朝之逮及在下羣明明精白常道鰥寡無蓋

蓋蔽不得自伸

民不復求之神常理明而情實無不得達者矣

皇帝清達聰問下卑民鰥寡有辭言于苗苗之德威不怒惟

畏苗自德明不察惟明苗自乃命三后恤憂功于民伯夷降

典天地人之三禮折逆民民邪惟刑刑之禹平水上洪主名山

川辨山川之主名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盛

于民士士師制百姓于刑之中典中以教民祗敬德

苗遏絕矣而餘孽猶為民害帝清問得之益修吾

德苗遂畏明于威明之下則害民之患息而後恤

民之功可施降典正其心也平水定其居也播種
 厚其生也三后功成民殷富矣防民之刑乃用中
 典於以收斂其敬心而教之德此德刑先後之序
 穆穆敬和在上君明明精白在下臣灼光于四方民罔不
 惟德之勤故乃明示于刑之中率悉乂治于民輔棗性常
 堯君臣同德光于四方民皆觀感惟德之勤則刑
 之明非以毒民乃所以棗其彝性也自伯夷之典
 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為具矣自穆穆明明至乂民
 非彝則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前數條卜祝
 工役農夫胥史之事耳

典獄

堯時典獄之官呂云此以成當時典獄之官

非

不特訖

于威

威惟亦

訖于富

我

賄敬

欽恤

罔有擇言

無擇言

在身

惟克

天德

自我

作元

元

大也乾元之元

命配享

當天意

在下

獄之不公威脅利誘兩端而已堯時典獄惟能兩
 絕之而加以欽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言行粹精
 無過可擇則德與天合命自我作輕重上下無非
 天理雖在下而可上當天心以配之矣夏云有罪
 當誅威不可廢非欲斷絕之也惟欲斷絕賄賂以
 求富耳呂云刑可祈天命則功在王室祭於大烝
 與享無窮矣

王曰嗟四方司

掌

政典獄

非爾

惟作

天牧

天之民牧乎

今爾

何監視法

非時伯夷不典

播刑之迪理而已舍皋陶而言伯夷禮所

以折民於未犯刑之先理也

以致其原也刑所以折民於已

犯刑之後法也所以治其流也

其今爾何懲戒

惟時苗民匪非

察究

于獄之麗輕重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

威既威

奪貨又奪於貨利

斷制切一五刑以亂亂

無辜上帝不蠲

潔之

降咎于苗苗民無辭

于罰乃絕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視為刀筆吏之事故告以天牧

使知其職分之大監其厚天敘如伯夷者懲其拂

天意如有苗者則庶乎無負於天之牧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王穆

享國百年其同姓諸侯尊卑昭穆如此之多

皆聽朕言庶有格至

命有終不中終今爾罔

不由慰安行

日日日也江

勤爾罔無或戒悔

不勤他事不而能成

也刑苟不勤而戒則傷人矣何可哉

天刑以齊整

于民俾使我君五刑

一日之非終間

不能終

惟終能終天

在人在典獄之人勤與不勤

爾尚庶

敬逆迎奉天命天齊

命之

以奉我一人雖畏人所畏

勿休人所休惟敬德大

五刑之民

以成三德剛柔正直所以權是刑之輕重與輕重之間者

一人有慶君之福也兆民賴之

其寧幸

惟永安王國

刑天討也畏之休之而上下其手則非天矣惟主

敬而以天德用之則德成而君民皆蒙其福王國

之長可以矣一云俾我屬之君也君豈能一日之

間終之哉所以惟終之者在典獄得人而已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并異姓同姓諸侯而並命之

告爾祥善也刑在今

爾安百姓何擇當擇

非人典獄之人乎何敬當敬非刑用刑何度當審

度非及獄所連及株兩爭造具皆備已在師羣有司聽察五

辭刑兩造之辟五辭簡核實(二)云簡要孚信正加于五刑五刑

不簡不簡則正于五罰降為五罰不服疑出正于五過降為過

五過之疵病也謂以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惟來

往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

疑不有赦正於五罰之疑不有赦正於其審克之簡孚有

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畏天威

刑降罰罰降過固天德也然苟以私行之反非天

矣

墨淫辟刑疑赦輕從其罰金贖百鍰六兩閱檢實移其罪罰

可不鼻鼻辟疑赦其罰惟倍二閱實其罪則足辟疑赦

其罰倍陪二百差又加一半為百閱實其罪宮男割勢辟疑赦

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死疑赦其罰千鍰閱實

其罪墨罰之屬條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

下比罪刑律也屬比例也人情無窮法所無僭差亂辭辭在此而差之

為曲皆斷未盡則比例其輕重上下之惟察察情惟法法守其審克之

此贖刑之令也

上刑罪重適輕輕情下服服下下刑罪輕適重重情上服服上輕重

諸罰有權權其情刑罰世輕新國用世重亂國用惟齊齊均非

齊適輕適重世輕世重若有倫倫數有要要會

適輕適重一人情之輕重也世輕世重一代世之輕重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也斟酌升降不拘於一若不齊而乃所以為齊此
中也權也時也非有倫要者能之乎

罰金懲小非至死人猶極于病彈人財力亦不可差非佞口折斷

獄惟良溫良長者視民如傷折獄罔非在中中則輕重不差察辭辭有于差前後

刑書法胥衆相胥占咸皆庶幾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

之獄成獄詞成而孚得其情實輸奏之而孚如其本情其刑上備一人數罪一罪數法奏於

載上必備載之有并兩刑并兩刑則從一重者斷備其載者有司制其義者人主也

此獄成而聞於上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長族同姓朕言多懼非語於世故不及此朕

敬于刑有德之惟刑今天相輔民作立司配命天在下明

清明而又清表裏洞徹于單偏辭兩造之辭曲直易分民之亂爭競紛紜罔不中道

聽于獄之兩辭不偏徇無或私家私於其家于獄之兩辭

獄貨賄非寶惟府聚辜罪功報以庶衆尤禍永當畏

惟罰天非天不中天之罰非天不中也惟人在命人所為善惡即天命禍福天所罰

不極不協庶民罔有令善政在于天下不極者不罰而待天罰是我私家而故縱之也

其無令政甚矣爽惟天其罰此可以觀世變矣虞書訓刑無此事可戒也

王曰嗚呼嗣孫諸侯嗣世子孫今往以往何監法非德實于與民

之中乎尚庶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窮之辭獄屬

附于五刑極各協咸皆中凡中一偏不可言咸有慶中則有受王嘉善

師衆監于茲祥刑

尚書詳解卷十二

十一

通志堂

降於民爲中得於己爲德中德一也用刑者無德則犯刑者失其中矣然則典獄之當監者非以德而體民之中乎爲嗣孫者可不明聽此訓乎是訓也惟哲人能盡之哲則天理明其於聽刑之際雖僞辭紛紛無窮而各附之極刑無不中而慶豈外至乎故斷之曰受王嘉師嘉之一字以見民之性本中本善其陷於罪者非其本心也民嘉矣而吾之刑其可不祥也邪（一云明聽聽刑也無疆之辭無窮之譽也）

尚書詳解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十三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此篇作於東遷之初以上爲成康爲文武以下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文侯之命權猶自天子出夫子猶有望焉故序之書○委靡魯隱公初平王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夫子且絕望矣此平王所以爲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平王錫晉文侯名仇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此周公二占之錫也作文侯之命幽王娶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與犬戎攻弑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立宜臼是爲平王平王無枕戈復讎之志願以文侯之立已自足而

以成王錫周公之禮錫之夫子之序蓋與之且傷之也

文侯之命王若曰父不曰伯父叔父而曰父尊之也義和不名而字之丕顯文武

克慎明德昭升于上天敷聞在下民惟時上帝集厥

命于文王亦惟先正臣克左右昭事厥辟君越小大

謀猷罔不率從民皆悅服肆先祖成康懷安以降在位

文武之精誠平王何足以知之然老師宿儒之傳

未泯猶能舉其語也降是則異端起而言帝王者

始支矣

嗚呼閔傷予小子嗣繼造遭天丕愆遇則稱已不咎幽王此周家忠厚之遺也殄

絕盡資用澤思于下民侵大戎戎傷我國家純大即我

事告新罔或者老壽俊在厥服位予則罔克與衰曰所望惟

祖惟父同姓諸侯之尊老其庶伊此恤憂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

永綏安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唐汝肇刑法文

武用會合紹繼乃辟君追孝于前文人文德汝多功修

治治扞衛我于艱若汝予嘉

文侯未必能踐此言也平王不自意得之視之為

多也燕昭小國慨然復讎而士爭趨燕惜平王之

無志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晉視爾師衆寧爾邦國用賚予爾

秬鬯一卣彤赤弓一彤矢百盧黑弓一盧矢百諸侯賜

伐征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簡

恤憂爾都國都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終於東周於此章見之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釋然遽自以為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恤爾都兵已罷矣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轍其不復西矣夫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周之東王道不可復得如伯禽之治兵穆公之悔過則可以庶幾於王道故升二書以補之魯侯伯禽初宅曲阜徐夷三監及淮夷叛並興東郊東門外不開城閉作費誓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伯禽

初就封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曲折詳盡若於行陳者蓋聖賢之學本末並舉而無遺故也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喧聽命徂往茲者淮浦夷徐州

戎並興侵東郊善敕簡乃甲冑兕敵紛乃干楯無敢不弔

至極備乃弓矢鍛鍊乃戈矛礪磨乃鋒刃無敢不善

夷戎意伯禽之未更事也而伯禽所以應之者整

暇如此

今惟淫大舍牯放牧牛馬平日閑杜塞乃獲張獸斂機檻乃甯

陷獸坑無敢傷牯牛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戎備修則師出此以除道路也

馬牛其風遇風奔逸城濮之役晉師風於大澤亡大旆之左旂臣妾逋逃潰散此行師之變不可不預戒勿

敢越

亂部

逐

追

祗復

歸

之我商

議

賚

賞

汝乃越

逐

不復

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羣行

攘

物至

踰垣墻竊

潛入

馬牛誘

盜物

言

人調

臣要汝則有常刑

此以嚴部伍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具乃糗

乾

糧無敢不逮

及

汝則

有大刑

此出師之期會也

魯人三郊

外

三遂

郊外孔云東郊不開其地被兵故不便

峙乃楨

築所立

榦

兩邊障

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

同

無餘

遺

刑非

不

殺

甲戌出師同日而築且攻且守戎不得撓城築也

魯人二郊三遂峙乃芻茭

屬餉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其臨事而懼嚴密如此豈宋襄陳餘之所謂仁義乎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帝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以費誓以故國之法制猶可因也受以秦誓以禮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因伯禽之法馴致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事詳見左傳僖三十年襲鄭書伐發其謀也滅滑書鄭誅其心也晉敗諸般乘人之隙人亦乘之出乎爾反乎爾也還歸作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

忍性將以進於帝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終予奪立義之精春秋之筆乎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衆言之首總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盡自若順是理多盤樂責人斯則

無難惟受責責人俾如流易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

逾過邁往若弗云來

鄭之伐不若是也蹇叔之怒責人不受責也公今

而後悔之矣汲汲然改圖之懼日月之不我與也

惟古執古之謀人謂蹇叔則曰未就成予我所忌惡惟今之謀

人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杞子楊孫逢孫姑且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如前尚庶猷

詢問茲黃髮成則罔所愆過

此覺昨非而圖今是也

番番武良善士旅精力既愆過也謂我尚庶有之仇仇

壯勇夫射御不違謂新進前所倚我尚不欲喜惟截截察

善譎安巧言俾使君子易辭爲所眩惑改易我皇大多有之

謂杞昧昧暗我思心思之暗之如有一介介取臣斷斷專猗兮

無他技藝能小智者大受之賊其心休休焉大廣其如是有容

呂匹其如者莫測人之有技若如已有之人之彥美聖通

其心真好愛之不啻止如自其己口出口所稱有限是能

能真容容人之以用保安我子孫黎民亦職主有利邦興哉

此人如天涵地育無所不包所謂好善優於天下

況秦國乎一云不啻如自己口所出言視人之善

猶於己之善也

人之有技冒

蔽疾害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之俾

使不達

達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

始危哉

穆公前日之怒蹇叔甚不能容幾於亡矣殺之敗

其殆矣乎今而後知悔之也

邦之杞桯

危殆不安

曰由

從

一人

不能容

邦之榮華懷安

亦尚庶

一人

介臣能容

之慶

此以總結前說也呂云安危皆由我一人所任公

所以責己也○穆公之悔過善矣何爲而有拜賜

焚舟之師哉之非難行之惟艱然實其言則可

爲湯武也故夫子取之

尚書詳解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治書言解卷十三

新學 九部 文下

治書言解卷十三

